

陕西省文学基金会重点扶持优秀作品

幽州书

Binzhou shu



赵凯云
◎ 著



西
华
出
版
社

陕西省文学基金会重点扶持优秀作品

赵凯云◎著

邈州书

上

和心 图



◎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州书/赵凯云著.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541-0614-3

I. ①幽… II. ①赵…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VI.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2583号

幽州书

作 者: 赵凯云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网 址: www.xacbs.com

印 刷: 西安商都印务广告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6

字 数: 400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1-0614-3

定 价: 70.00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谨以此作，
献给我亲爱的故乡！

序 一

一部乡村抒情的煌煌大作

——序赵凯云诗集《幽州书》

常智奇

青年诗人赵凯云与我相识的时候，他满面沧桑，又不失阳光地向我走来。那时我们相识在古城西安南稍门外的一个茶馆里。

他为人真诚、善良、正直，充满诗人的激情。他申请加入省作家协会，我给他当了介绍人，他送给我几本他的诗集。我读后对他诗歌的印象很好，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有才华，有潜力，有抱负的青年诗人。

癸巳年夏，长安古城一片暑热，他穿过大明宫遗址公园来到我家，拿来一叠厚厚的准备出版的诗稿，邀我为他写序。在写作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出于对他生存境遇的理解和相惜，对他几年来与我真诚交往的感谢，我毅然接过了这一叠诗稿。

赵凯云的诗歌题材很广泛。他写幽州的山水乡村，程家川的九龙转身，陵滩、百泉的大地足音，祁家崖的印象，柴村的老屋，秋风里的芦苇，叹息的卵石，刀锋上的花朵，旋转的木马，无痕的落雪，颤栗的时光，神性的夜晚，飞驰的火车，长安的孤独，他写青春、生命、爱情、家庭；他写岁月的沧桑，流失的时光，灵魂的灼伤，透明中的守望……

他有一颗“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思接千载”，拥抱宇宙的灵魂。这是一颗翱翔于天地间的诗心。这颗诗心沉潜于生活苦难的深处，谛听高山之巅天籁之音的风吹草动；跳跃于世俗生活的烟火之上，唱着圣诗，“用爱的春光照亮天堂”；穿越过金钱拜物主义的迷雾，寻找“被匆忙的岁月漂洗的逊白”。

赵凯云的诗歌中回荡着一股草根的情思和理想。他感叹日子的仓促，记忆的苍白，在泥土中爬行的蚂蚁的目光；他书写“梦想的挣扎”，诅咒“狗日的生活”；同情“无根之人啊/最终都逃脱不了这踉跄的命运”。他“捧住心口的悲凉”，唱着“一无所有”的悲歌，“在一无所依的日子和红尘里”“彻夜等候”。

不管是前一本《颤栗的时光》，还是新创作的《幽州书》，赵凯云的诗歌中，都表现了一种城市建设中，乡村心灵与都市文明的疏离和阵痛。他的《幽州，走不出的伤》《尘埃上的火焰》等诗篇，表现了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的爱；也有一些诗篇表现了为生存奔波在都市的艰辛与孤独。诗人在田园牧歌式的审美情趣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的撕扯中困惑了，迷茫了，他陷入了人生的深深的痛苦之中，这不是他个人的痛苦，这是一个民族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中的时代痛苦，这是人类在走向文明的旅途中的痛苦。可贵的是，赵凯云把这种“小我”的痛苦置于时代的、社会的、民族的、人类的“大我”的痛苦之中，这就使他个人的感情在审美的层面上有了弥足珍贵的艺术价值和意义。

《幽州书》是一部写在故乡剧变的书，写给故乡在变的书，写着故乡正变的书。诗人以赤子之情，写下了他对故乡的挚爱、苦恋、伤感和失落。这是一部表现“魂归故里”的心灵在社会转型期爱与痛的“心理图式”；这是一部对“灵魂诗意的栖居于大地”的质疑和追寻的书。他感叹“可是故乡啊，你已经在变/终有一天，连我们自己都认不出/也无法回去”。正是站在这个角度，

我说，这是一部灵魂寻找“精神家园”的诗歌读本。

《幽州书》激情澎湃，诗意盎然，地老天荒，山高水长，幽风大歌，气势磅礴，在历史纵深感中表现一个民族的精神之旅，在周文化的寻根跋涉中回放农耕文明的峥嵘岁月，在姜嫄、公刘墓碑的阳光反射中咏沧海桑田的巨变，“时光独立，地气与历史的身影对峙”，在范公中学的讲台上朗诵《岳阳楼记》，“蔓延的红，在空旷的四野/把历史的江河吹亮……”这是一部穿越古今，浑厚宽阔的黄钟大吕之作。在陕西诗坛，能用这么富有诗情、诗意、诗象、诗境、诗格的艺术形式表现这么漫长的历史剧变、地理物象、人文建树，实属不易；能写得这么汪洋肆意，风流倜傥，浪漫洒脱，也属凤毛麟角。这里有诗人对故乡的渗入骨髓的挚爱，有对农耕文化魂牵梦绕的苦恋，有在走进城市后对都市文化不适，拒斥、畏忌、疏离、纠结、熬煎、撕扯造成的孤独与痛苦，更有一种发生活感受之激愤，抒时代风尚之感慨，叹人生之艰辛，情志之玉贞。正是这种真挚、炽烈、深沉、厚重、丰富、瑰丽、浪漫的诗情，造就了这部鸿篇巨制。

赵凯云站在关注民族和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立场上书写故乡的发展和变化，“沙化的大地，水土流失/洪水、矿难、山体滑坡、泥石流/日渐下沉的地基、坍塌的房屋/内荏外厉的家园”，“花果山无花，水帘洞无水/应福寺内无福”，“灯山上的火点不着光明/观光的常青树上长满煤灰/响塘的水停止了歌颂热血/石龙窝的冰冻皱了面若春风的桃花/名贵的藏獒撕扯着主人流血的双肩/靓枣的花苞在锯子的伐木声里灭绝/幽州梨也被生猛的人满门抄斩”。这是故乡在变，这也是中国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的美山秀水在变。难道我们在迈向工业文明的征途中就一定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吗？诗人哭了，他悲痛万分地呼唤美丽的家园魂归来兮。

赵凯云是一个具有丰富想象和浪漫诗情的青年诗人，他的

诗写的激情飞扬，蕴藉，很有韵味。他在意象与意象的组合与排列中，寻找空间的意蕴。他追求诗心超出像外，表情的准确、新颖，达意的典雅、别致。他在雕刻诗意的“别裁”中“立像”，在天地宇宙之间游曳，他的灵魂和思想是超乎于肉体之外的，是在撕扯和剥离中分解和飞奔的。他的诗萦绕着一股浓浓的底层生活者的情感意绪。他没有灯红酒绿的奢华显摆，豪宅养狗的悠闲漫步，有的是“用无尽的汗水遮蔽抑郁的泪水”，“放逐的骨灰被虚伪和谎言欺骗”。

总之，这是一位有才华、有潜质、有抱负、有水平的诗人。他的诗开阔大气，张力深透，风流倜傥，境高意远，别开生面。希望他沿着这样的创作道路走下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化入血液中的感情，写自己生命的疼痛写心灵深处的忧思与欢欣，相信他一定会写出更新更美的好作品。

2013年8月13日

于古城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明园小区

简介：

常智奇，研究员，著名文艺评论家，原《延河》杂志执行主编、陕西省文学院院长。

序 二

叩问历史和时代的证词

——《幽州书》之散见

林雪

自有《诗经》以来，一说到陕地曾发源出母国诗歌，恐怕历代文学青年、专业诗人们都要表情凝重，目光敬畏，哪怕是李白、杜甫们。太多著名的诗人一代代逐渐由活色生香的红尘走进了史册，生命以物理的形式完结，生命以化学的形式延续。所谓化学，就是说诗人们的生命转换成诗行的方式，继续立体化或扁平化的光耀后世，福佑文学，直到成为某种精神遗产。

还来说幽州罢。幽州又称邠州，现陕西省彬县。当朝的采诗官一定对幽州情有所归，在编选年度诗选（抑或十年或百年诗选都有可能）时算是慷慨，幽风作为《诗经》中十五国风之一，在其中就占了七篇。幽州的文学青年和专业诗人们一定很快乐。今年初春，我读到诗人赵凯云所著诗集文稿，见取名《幽州书》，足见人小心高，有其意蕴宏大，源远流长，趣味雅尚之志。蓦然初见幽州为诗集名，一时还有些担心。不少诗人也曾怀揣鸿鹄之翼，想凭借历史和现实的两翼，直冲向诗歌新境界的云霄，但很多时候却显力不从心。

《幽州书》中第一首是怀念姜嫄的诗。那姜嫄可是有资历的人，吾们母国上古人物。传说她是踩到天帝的脚印后，怀孕

生下后稷。后稷就是周朝的祖先。后稷长大后有一特长，史书上说他好农耕，是耕作技术方面的人才，似乎还是无师自通，凭天启不但自己成了农业专家，还教会百姓稼穡，死后被后世尊称为“农神”。因此姜嫄也是所有炎黄子孙的老祖母。赵凯云开篇从人类的老祖母写起。语气虽苍茫，却也有确切的把握。足见已有许多功力在手，驾驭起古典题材来，竟未有吃力之感。写了姜嫄，然后自然是后稷。在不算长诗也不算短诗的“中诗”里，要书写出后稷对于四千年农业的贡献，与后辈对他的敬仰，需要超强的节点。凯云如歌如泣，内心热爱和传承的虔敬都卯足了份量。正如他自己的题记：

两样温暖，握在一起就种出热
两种热，撞在一起就生起火
两朵火，缠在一起，就烧出旷世的光明

凯云的诸多组诗，就是深得这“两样”之惠。为此，我认定他是个有心之人。温暖也好，热力也好，光焰也好，只要是来自两个时空，定会天雷地火，风云际会出另一种能量。这是反观历史与现实的能力，往返于幽暗与光明的睿智，俯仰于多维情感的苦思，缩放于自省世界的褒贬。

组诗《草木之心》里的植物，每一种都是一个上帝的选民，是植物王国里的百姓，都呼之欲出，与人类同命运。都是“从青涩的果皮里掏出火红的内心”的故国情人，都挥洒着民主和公理——每一首都令我们不由自主地让草木的精神与草民嫁接，每一句诗知都令我们不由自主地要为草木立法——铲除强权，去除奴役。奉献从不是纵容蔑视，而沉默也不是剥夺尊严。

组诗《朝圣之路》则是凯云为自己设置的有难度的写作尝试。是一个“上接天意 下接民心”的农夫在天地间为万物代言。一

生中总有一个时期，诗人试图开启叩拜之旅——或者是向前超越时代，或者是退回到历史幽暗深处，在已经建立的有限的哲学和思想的殿堂里，诗人可曾接收到不断消泯的历史，在如夜海迷失之际发来的微弱短波？——错过了也就错过了。只有有限的少数幸运者，能够得到天启，追寻先知和真理。看这样的句子吧——

凤凰，在小华山的松波里
在你前生来世的眉间恣意飞翔

是谁模糊了卑微和尊贵？

一粒被尘埃擦亮的麦子，剥裂着素颜圣洁的光

以涛为曲 每个音符都胁着雷电的声音
以浪为诗 每个韵脚里都以瀑为刀

赵凯云已经具备了自我交付和被交付的本事。如果我也说，他将身体作为一条自由的通道便似落了俗套。从史料中顿首，从传说中走近，从掩映在风尘中的烟火中淘金。比如长诗《地火》《风过》等，诗人痛陈人在世俗生活中的意义或非意义，以及付出的或卑微或昂贵的代价。《盛大的风，从幽城吹过》《水恩民间》将地理与风俗演绎的淋漓尽致。《孤独书》则是一个时代的证词和成长之痛。在世象的碎片中，通过一些慢镜头和冷抒情敲打着人们的记忆。《家书》以父亲自述开篇，至母亲，兄弟姐妹个人心灵独白，语调有沉痛，也显温暖。叙事加带着对世相的剖析，无奈，消解着命运的消解，荒诞着命运的荒诞，却最终向无常索要生存的尊严。《诗史》抓住生命节点上值得纪念的片断，是一个人的沉痛史诗。那些与历史时代交汇出的焊点，结实，附着，

追求着意义和价值。拒绝沉向虚无的深处，也抗拒被遗忘的卑微命运。

总之，读完《幽州书》，让我阅读前的那些疑虑荡然无存。赵凯云用他充满才情的笔端，带给我们很多诗意的惊喜。很明显他诗歌的思考深度、语言驾驭都够用了。可能在隐喻和象征运用上还不够。但这是个诗歌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神秘而有难度的写作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尽管仍存在细微不足，但它必将是一部让人难以忽视的作品。而把自己的情怀与高天厚土融为一体的赵凯云，势必会随着他的《幽州书》，在今后受到诗歌界更多的关注。

2014年4月23日于沈阳

简介：

林雪，女，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有诗集《淡蓝色的星》《蓝色钟情》《在诗歌那边》《大地葵花》《林雪的诗》等，随笔集《深水下的火焰》、诗歌鉴赏集《我还是喜欢爱情》等数种。诗作被选入《朦胧诗选》《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精粹》《中国百年诗经典》《诗刊50周年诗选》等数十种。1988年参加第8届青春诗会。2006年被诗刊社评为新时期十佳青年女诗人。诗集《大地葵花》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自序

故乡的背影

谨以这些文字，祭奠那些正在逝去和将要逝去的岁月。

毫不夸张地说，以下这些文字是我多年来写得最沉重的一次。因为沉重，尤感艰难。

一所近乎废弃的乡村小学，围墙坍塌，校舍裸露的土坯墙，杂草丛生的操场上，几乎寻不下落脚的地方，几个正在拆除旧校门的村民在烈焰下来来回回地忙碌着。

一个年过五十的汉子停下搬砖的身子，热情地走到我跟前，掏出一根烟递过来。不抽烟的我赶忙迎上去。

这学校要拆迁吗？

是改建。

改建？是要在原址的基础上重建吗？

都没几个学生了，咋可能重建？

啊！那？

学前班、一年级总共不到二十来个学生，二年级只剩下一个。

那三年级以上的娃都到哪里上学呢？

能进城的都随大人进城了，去不了的，都去十里外的堡子上。

住校吗？

没条件住，每天走着去，走着回。

可是三、四年级的学生还那么小，每天要走这么长的山路！

已经不错了，要不是我们一再争取，连现在的几个年级都要撤销了！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荒芜的校园中间，收拾出一块略微干净的地方，从白灰撒下的地基线看，差不多就是一处民居的大小。

这么小的地方怎么够学校用？

小倒不要紧，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新学校建好，没有桌子、板凳，没有课外读物，没有音乐、美术老师，仅有的几个老师只会教数学、语文。

那上面不派新教师来，不拨款吗？

咱这里艰苦，年轻人不愿意来，款倒是拨了，只够建学校一半用。

那剩下的一半呢？

村委会担保让工程队先建，工程款建完三年内付清。

如果还不清呢？

还不清就用学校的校舍顶。唉！有什么办法呢！从高中毕业那年算起，当了32年民办教师，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学生却一天比一天少，走一步算一步吧。

那天，天极蓝，云白得刺疼了我的眼睛。

这是2014年酷夏发生在我的故乡柴村——一个不起眼的中国乡村小学的真实的一幕。

这就是我们乡村教育的现状，这就是我们当下农村的现实。

当我记录下这个场景的时候，内心还是无法从巨大的悲伤中走出来。

记得去年腊月回乡，新修的西平铁路，横亘在村落中间，安静和谐的村庄被一分为二，肆意扩张的料石场让河床和村野满目伤痕，萧条的村子、老无所依的孤寡让人满心悲凉，村野吹过

的风也生出无限伤感。

这些年乡下的房子越盖越多了，路越修越好了，村庄的心却越掏越空了。衣锦还乡的游子见面也不再是真心问候，而是相互攀比谁抽的烟高档，谁开的车子好。从十多年前的出走，到今天的逃离，想回去的时候却回不去，故乡包裹了我太多的情愫，依恋和不舍，想念和疏离。童年对故乡的贪恋和欢悦，如今只剩下生命的记忆留存，曾经杀猪宰羊燃香煨火赎身上祖坟叩拜祭奠的幸福和虔诚已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是应建立在血脉和亲情上的。

故乡是现代人对传统的眷顾，是对本宗族精神能量和文化体温的感知和传承，故乡是属于心底有爱和保有所色的人的，是属于能记得“我从哪里来”，知道“我要到哪里去”的人。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无论现代文明如何洗礼，世界如何变迁，属于心灵最深处的故乡的记忆永难抹去。

故乡是童年最真切的本色，是年少快乐和哀愁的留存。无论你走得有多远，故乡都是你永远的神明，都是能和你息息相通，都是时刻有幸福和疼痛的感应的。

可记得，夏夜清风明月下乘凉，听鸟鸣唱、观萤火虫飞舞，花香阵阵入梦来，祖母慈祥地叮咛，祖父疼爱地责备荡漾在纯真的心头，那般惬意、美好和温暖。

然而在信息发达、交通顺畅、通讯便捷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故乡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且正在没有尊严、没有身份地消失。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日益废弃、坍塌，乡村被蚕食，故乡在沦陷，工业文明日益替代传统农耕文明的今天，存于我们心中的故乡还能保留几分熟悉的模样？萦绕我们心底的乡愁还能保留几许难以割舍的真情？

故乡是什么，故乡就是注定回不去的地方。她曾经托举我们长大，可当我们真正能站起来时她却不见了踪影。

不知会有多少人能从梦中醒来，看一看亲人日渐模糊的脸和故乡已渐远去的背影。

她们就行走在那里，行走在默不作声的温暖和幸福里，行走在苍老和荒芜里，行走在千年不变的雾色里。

喊她，她却不说一句话。

这可能是宿命，就像树枝一茬一茬枯去，又一茬一茬地生出新绿，注定似曾相识，又面目全非；就像空中的浮尘被风吹散，落下，连个印痕也不曾留下。

我想，故乡也许最终会成为一座巨大的空坟，却不能埋葬我。

确切地说，在这个“快”的时代，故乡是生活在路上的，乡音是活在途中一闪即逝的风景中的，乡愁是活在拆迁、搬迁、出行和客居的符咒中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灵魂上的，一个是地理上的。灵魂上的那个故乡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地理上的故乡也在岁月的侵蚀下早已改变了模样。故乡已不是心中的故乡，心中的故乡是留不住的，儿时的故乡注定是回不去了。

即便那里仍生长着我们命中的根，埋着我们含泪的灵魂，即便我们仍是深爱着她的，哪怕贫穷落后，哪怕虚妄麻木，哪怕超出想象的繁华。

也许，会有人说，乡村消失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生活是变化着的，我们的故乡也是要变化的，甚至是朝另一个方向生长着的，发散着闪耀光芒。

但是乡村确实正以惊人的速度在逃离、消失，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故乡成为包裹我们父辈的一把黄土，它必定会成为我们心底最沉重的失落，像骨灰消失在悄无声息的风里。

我一直很骄傲，我的故乡有近四千年农耕文化的深厚积淀，让我在聆听古幽大地流动的厚重、纯朴足音的同时，也深刻感知

到自己焦灼、幸福的汗水，并一再让热爱的黄土在疏离的毛孔里清醒地爱恨、疼痛地生长。让自己在这片高天厚土下，长久持有不变的笑脸和真实的心跳、心存善念满怀信仰。

因了对这片土地的眷顾和不舍，也因了先祖的召唤和指引，我才能重新鼓起勇气拿起沉寂数十年的笔，历时三载，耗费巨大心力和精力走遍故乡的沟沟壑壑，用主宰我精神和灵魂的汉字，在这个理想和信仰被漠视的年代，传统和底色被忽视的年代，没有远方和向往的年代，写下这些命不知所终的诗句，写下这些珍存心底的话语，写下这么多感动自己，也足以感动他人的文字。

可心中的故乡正在消失，并将一去不复返，连个背影也不留给你。除了叹息和伤感我们还能为她做些什么，我们无法阻挡历史的洪流对她的肆意侵蚀和伤害。

时代的发展不应该只是创造性地开拓和占领，更在于朝外拓展的同时，对传统的选择性地继承和对固有家园的守护。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古老而沧桑的荣光，贵气而厚重的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沉淀、累积下来的。而我们现代化的进程，却是可以一夜之间让它变得面目全非，整齐划一的钢筋水泥建筑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伤害，而且是不可再生的毁灭性的伤害。

我想，心有梦想的人一定是偏执的，就如那个推着石头上山的人。我知道我生来就是应该为这块土地歌唱和欢呼的，并为之生、为之死，为之默默付出一切也在所不惜。就如让自己深爱的亲人，就如让自己荣光的母亲。

我想，也许只有写下虔诚，才能让我心中的故乡，有尊严地活在我的诗歌里。

我想，也许只有写下坚守，才能让我无处安放灵魂，得到些许慰藉和安妥。

只有这样，我们看在眼中的故乡，装在心中的故乡，才不